

熱點聚焦

# 民粹主義與國家分歧

## 以英國脫歐為例

### Populism and Disagreement inside State: Case of Brexit

林子立

東海大學政治系

#### 壹、前言

如果說 21 世紀的第二個 10 年中，全球性最大的政治風潮是民粹主義（Populism），很多政治學者與觀察家會同意，而說英國脫歐是民粹主義最經典的案例，從已經大量發表的期刊文章、書籍與媒體排山倒海般的報導來看，恐怕也是事實。那麼，本文又能有什麼不同的貢獻呢？從英國民調機構 yougov 的問題：您認為英國投票退出歐盟是對還是錯？這項調查從 2016 年 8 月開始，直到 2019 年 9 月，長達 3 年追蹤，結果顯示不管對錯，都有起起伏伏，兩方沒有一方低於 40%，也沒有一方高於 50%。這很清楚的顯示出，英國在此一重大國家議題上，陷入嚴重的分歧，而且沒有緩解的跡象。本研究企圖辯證，民粹主義造成英國脫歐，而且將國家一分為二，認一陣營都以更民粹的方式，惡化了國家分歧，導致脫歐法案至今在國會無法通過，國家對立更形嚴重。

歷史是有趣的。邱吉爾在二戰結束後呼籲歐洲應成立一個歐洲合眾國以邁向和平 (a United States of Europe)，被視為 8 個歐盟之父其中之一，但其實他並未把英國計算在內。在歐洲共同體 (European Communities, EC) 建立之初，英國甚至想要分庭抗禮，結合其他不願加入的奧地利、瑞典、瑞士、挪威、丹麥、葡萄牙，籌組「歐洲自由貿易協會」(European Free Trade Association, EFTA) 分庭抗禮，雙方最大差異就在對於主權讓渡與單一市場，但堅信建立自由貿易區是有利於國家經濟發展。不過，務實的英國人很快就發現，EFTA 的促進經濟成長效果沒有 EC 顯著，自 1961 年開始，當時保守黨首相 Harold Macmillan 看到西歐經濟迅速繁榮起來，注意到西德的生產力大增，就開始著手評估加入 EC 的可能性。但是，從不相信英國人的法國總統 De Gaulle 設下了不可能的條件阻止英國進入 EC。在 1963 與 1967 兩次失敗嘗試後，英國人終於等到了 De Gaulle 逝世，時任保守黨首相 Edward Heath 於 1972 年 1 月在布魯塞爾簽約，英國終於 1973 年 1 月 1 日成為 EEC 成員。

加入 EEC 並不是特效藥，經濟並沒有翻轉的想像的快，惡劣的國內環境導致執政的保守黨在 1974 年下台。以疑歐政見獲勝的工黨在上台第二年便舉辦歐共體會員身分公投 (European Communities membership referendum)，也就是俗稱的第一次脫歐公投。以投票率 64.62% 的基礎下，支持留歐以 67.23% 大勝支持脫歐的 32.77%。這個簡單的歷史說明了「入歐/脫歐」的議題，從 EC/EU 的建立開始，就一直圍繞英國社會，不眠不休的佔據社會大眾、公共政策與新聞媒體的討論版面。再一次的重大歐盟議題，就是英國是否放棄英鎊加入歐元，毫無意外的掀起國內大辯論。當時執政的是最受到人民歡

迎的 Tony Blair，他的親歐形象鮮明無比，推動將英國融入 EU 的政策更是不遺餘力，畢竟他也是以親歐政策帶領新工黨當選首相。有點驚奇又似乎理所當然的，帶領英國加入 EU 的保守黨在歷經 27 年之後，已經轉換變成主要疑歐政黨，堅決反對加入歐元區。正式流通歐元後，英國人還是不喜歡歐元。當年帶領在野保守黨贏得第一次脫歐公投的鐵娘子 Margaret Thatcher 在議會當中大聲疾呼「放棄英鎊，向歐元屈膝，是背叛了為捍衛英鎊而生而戰的歷代祖先！」歷經數次國會投票，堅持認為不採取歐元會導致英國經濟被孤立於歐洲與歐盟之外的執政黨還是無法獲勝，英國人堅持英鎊獨立於歐元之外。不過，親歐與疑歐的裂痕，在此次重大議題中，已經深深地劃下傷痕。

傷痕既然已經種下，2009 年的歐債危機，無疑為傷口灑了更多鹽巴。一方面，部份的英國人慶幸當年有千辛萬苦阻擋英國加入歐元區，可是另一方面，英國經濟早已經因為單一市場與四大自由流動，命運早已綁在一起，40%以上的英國出口輸往歐盟會員國，深陷歐債泥沼的歐元區國家，對英國的經濟當然產生深遠影響。舉例而言，債務會導致銀行業危機：歐元區乃至於英國的銀行會發生借貸更加困難的現象；政府債務危機也會導致南歐與英國政府的借款成本突然上升。實務上，英國銀行向法國和法國銀行的借款，而法國銀行又向義大利和西班牙貸了為數不低的錢。假設法國的大型銀行破產，英國銀行在金融市場上的借款能力就會受到嚴格限制。不僅如此，英國銀行擁有巨額的外幣債務，用來外幣投資容易受到他國影響。英國金融被捲入歐債後，在銀行無力借外幣情況下，只能被迫迅速地出售自己的投資，並蒙受巨大損失。最終，在 2007 年 1 英

鎊兌換 2 美元的高點，到了 2010 年只剩 1.55 美元，貶值的幅度與速度，都是非常驚人。

在此同時，又因為歐盟東擴，大量的中東歐移民進入英國的社會，許多東英格蘭貧窮的城市裡，小學校有一半學生是來自中東歐移民下一代，也造成許多老一輩英國人不滿，認為大量新移民侵蝕英國的傳統文化。簡而言之，親歐、疑歐之間的傷口因為經濟、政治、社會、歷史與文化等多方面眾合因素夾擊之下，不斷成為一次又一次選舉的提款機，藉由分裂社會贏得一方的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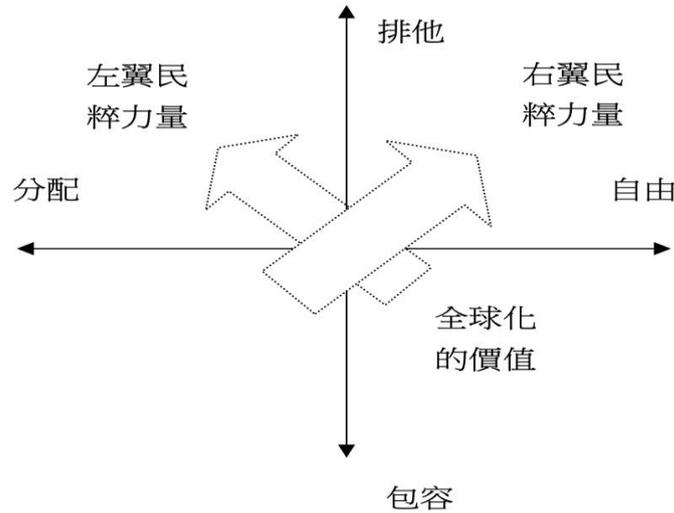
成功運用疑歐議題連任的前首相 Cameron，必須實踐競選諾言舉行脫歐公投，卻將原本預定 2017 年底脫歐公投，刻意提前到 2016 年 6 月舉行，以事後諸葛而言，就是為了避開法國大選影響，增加留歐勝算。這又是一個脫歐議題是選舉提款機的證明，擺明支持英國應該留歐的首相，卻以脫歐公投為主打政見，是如何說服大量對現狀不滿的英國公民投下支持的一票？第二次公投的投票率高達 72.2%，足以說明很高比例英國人重視此議題，但也跟英國國會議員 Jo Cox 的悲劇有很大關聯。在公投投票前一週的 6 月 16 日，支持留歐的 Cox 居然當街被脫歐激進份子槍殺，這不幸的悲劇大大產生催票結果，然而更令人意外的是，贏得公投的並非被害的留歐派，而是脫歐陣營。脫歐方獲得 1741 萬票，佔 51.9% 選民支持，高於佔 48.1% 的 1614 萬名支持留歐的選民，雙方差距將近 127 萬票。

公投已經超過 3 的時間，首相也換了兩任，面臨 10 月 31 日脫歐的期限在即，Boris Janson 疾如雷電地推動硬脫歐（hard Brexit），即便是無協議脫歐（No deal Brexit）也在所不惜，甚至宣布國會休會 1 個月，避免國會阻撓脫歐進程，卻換來最高法院判為違憲，於 9 月

25 日回復國會開議。最終是否無協議脫歐並非本文關注焦點，而是在於論述，一次又一次的脫歐爭議，已經將這個偉大的國家一分为二，產生重大分歧，表現在二個方面：(1) 空間上，從國際到國內因素，英國已經經分裂；(2) 認知上，對於身分認同也產生嚴重分歧。這兩個面向，都因為貧富差距下的民粹主義操弄，分裂的兩端更深受民粹綁架，不願傾聽與包容另一方的聲音，任由仇恨與憤怒撕裂英國社會。因此，本文先清楚的界定民粹主義後，在以空間與認知兩個層次分別探索英國受民粹煽動的國家分歧。

## 貳、民粹主義之影響辯證

在檢視其他學者對於民粹主義的定義之前，先闡述作者對民粹主義的界定：「宣稱與人民在一起來自我包裝、具有排他性訴求、對現狀不滿、使用煽動性語言宣傳他們的理想主義」。具體檢視英國政黨，發現不僅一般認定的獨立黨 (UKIP) 或是其變身脫歐黨 (Brexit) 是民粹政黨，連傳統主流政黨保守黨與工黨都走上民粹路線，導致英國產生嚴重的國家分歧。以意識形態光譜而言，民粹政黨在兩組光譜上的移動，分別是「分配 vs 自由」和「排他 vs 包容」。這裡指的民粹政黨，光譜相對位置落在上方兩個強調排他，但右派強調自由，左派強調分配；對於全球化的價值，許多脫歐陣營宣稱留歐反而限制了英國全球化的能力，只有真正脫歐並拿回國家控制權，回歸 WTO，才是真正的全球化。換言之，英國式民粹主義是以全球化為藉口來反 EU，與其他國家民粹派「反全球化」(anti-globalization) 有所區隔。



學界對民粹的界定比像是集中在基層民眾對菁英的反撲，像是表達對現有組織化的大批菁英政治中介者模式的不滿，希望推翻政治中介、反對菁英，讓人民自己發聲。<sup>1</sup>Bonikowski 便強調對菁英的道德攻擊，而且主張只有平民百姓才是政治權力的合法來源<sup>2</sup>。很清楚，民粹主義藉由分化菁英與平民，讓雙方產生對立有利於自身獲得來自平民大眾的選票。Bossetta 也認為，民粹主義時常需表現出強有力的政治風格，用以吸引庶民目光並使他們認為應該與菁英階層競爭，但容易流之譁眾取寵而導致表現出不良舉止，民粹政客也慣於訴諸危機感以獲取正當性。<sup>3</sup>在此背景風潮中，又正逢網路社群技

<sup>1</sup> Herbert Kitschelt, *Popular Dissatisfaction with Democracy: Populism and Party Systems, Democracies and the Populist Challenge* (Basingstoke: Palgrave, 2003), pp.179-196.

<sup>2</sup> Bart Bonikowski, "Ethno-nationalist Populism and the Mobilization of Collective Resentment,"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68:51(2017), pp. 181-213

<sup>3</sup> Michael Bossetta, "Fighting Fire with Fire: Mainstream Adoption of the Populist

術成熟與盛行，直播當道，人人都可藉此發聲獲取支持。矛盾的地方是，在政黨政治制度設計下，人民難以跳過政黨平台，直接集結力量以挑戰建制派。民粹政黨因此應運而生，藉由民粹政客（其實也是社會菁英）化身為平民代表。然而，權力對人的腐化是不分階級、性別、年齡與教育，民粹政客取得權力之後的墮落，其實跟建制菁英相較之下並沒有什麼不同。另一種說法則認為，激進的右翼政黨已經衍生出很多吸引力，他們有能力推銷自己作為普通人的擁護者。<sup>4</sup>由此界定發現，民粹政治人物不再需要特過傳統新聞媒體或其他政治菁英傳遞理念，可直接迅速與人民溝通。<sup>5</sup>這也是為什麼現代政客都需要變成直播主，與其被傳統媒體批判、引導式提問、斷章取義，不如自己直接透過最簡單的語言，訴諸自己的支持者。然而，此種模式鼓舞政治人物以更煽動、對立的語言，容易醜化或誤導民主價值；再者，許多政客為求展現深知民間疾苦的路線，對執政黨與社會富裕階級進行攻擊，造成社會仇富的氛圍，誤導經濟弱勢者對民主體制、對全球化怨懟，認為政府只為財團服務，既得利益者贏者全拿。上述現象，正是助長民粹主義在貧富不均嚴重的社會裡特別嚴重。

Engesser 等人利用人民主權、人民至上、攻擊菁英、否定他人以及建構理想烏托邦等 5 項指標，分析闡述社群媒體對民粹主義的影響。該研究以奧地利、瑞士、義大利 與英國為案例，發現左翼民粹

---

Political Style in the 2014 Europe Debates between Nick Clegg and Nigel Farag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4(2017), pp.715-34.

<sup>4</sup> Hans-Georg Betz, "Xenophobia, Identity Politics and Exclusionary Populism in Western Europe," in Leo Panitch and Colin Leys, eds., *Fighting Identities: Race, Religion and Ethno-Nationalism*, *The Socialist Register* (London: Merlin Press, 2003), p.195.

<sup>5</sup> S. Engesser, N. Ernst, F. Esser, & F. Büchel, "Populism and Social Media: How Politicians Spread a Fragmented Ideology,"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2016), p.1113.

主義者更傾向攻擊經濟菁英，而攻擊媒體菁英和排斥外來者主要由右翼民粹人士發動。特別在英國案例中可以發現，民粹發揮的力量不僅是分裂國家，還促使雙方對立起來。甚至將執政的保守黨也民粹化，知名的保守黨民粹政客 Boris Johnson 取代 Theresa May 成為首相即可證明。而最大在野黨工黨領袖 Jeremy Corbyn 從當選黨魁、2016 年英國提前大選競選政見，以及國會脫歐協議投票，在在都訴諸人民是最終和最好的法官，顯示出他與工黨也迅速的民粹化。

很明顯，入歐脫歐長期以來是困擾英國的重大議題，並不是歐債危機或是恐怖攻擊個別案例所造成的，但是偏偏遇到遭到貧富差距與中東歐移民所觸出的民粹主義，將國家帶上嚴重分歧之路。接下來的部分，以三個面向來說明英國因民粹主義而被撕裂的現象與原因。

### 參、空間面向的分歧：從國際到國內

英國脫歐不僅對國內造成空前影響，對國際也是如此。雖然公投結果是英國公民的投票選擇，但帶來的地緣效應、國際經濟與政治影響極為深遠，因為它反應西方世界領導地位的退化，也代表「自由主義國際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正節節敗退，朝向「民粹國族主義」發展。這種民粹政治的興起，不獨出現在英國，也席捲美歐，不論民主或威權、集權國家都無法倖免，是一個最令人憂心的全球新趨向。Francis Fukuyama 認為這是一個全球化的反作用力，全球化讓這個世界更富有，但是沒有讓每一個人在每一個國家更富有，反而讓弱勢族群變得更多也更窮；他特別強調，因為美國是霸權，總統 Trump 卻帶頭背離了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另一方面，中

國國力不斷增強將建立自己的中國式，而非自由主義式秩序，國際秩序會陷入不穩定而造成國際與國內的經濟問題。回顧脫歐公投前夕，當時美國總統 Obama 還以委婉不刺激脫歐派的方式，希望英國人在公投前能著眼於貿易，考慮脫歐後無法參與 TTIP 談判而大力呼籲英國留在 EU；當時 Obama 任期只剩下半年不到，但是對於推動跨大西洋貿易投資夥伴協議（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TTIP）與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議（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仍非常積極，將之視為美國重返全球經貿領袖，與中國一帶一路分庭抗禮最重要的戰略，沒想到 Trump 當選後立刻宣布退出 TTIP 與 TPP，為國際經貿環境投下震撼彈。

國際環境的不穩定其來有自。從 2009 年全球金融危機開始，一連串國際危機從經濟延燒到政治、軍事層面。不論是難民危機、恐怖攻擊、烏克蘭衝突等，歐洲國家呈現出來的進退失據，在部分英國人眼裡，EU 不再是能為英國帶來增長的好夥伴，正當此時，全球重心開始東移，亞洲經濟迅速崛起，歐美霸權式微號角響起，更讓英國想要拿回對主權的控制，不想再受制於 EU，認為自己可利用倫敦的全球金融中心地位抓住東方力量上升的機會。一個例子可以很清楚說明，即便是脫歐 2 年後，倫敦作為世界金融中心已經超過 300 年，英國在參與國際離岸人民幣交易 6 年後，倫敦已佔離岸人民幣交易總額近 39%，第二季人民幣離岸日均交易量為 690 億英鎊，比上一季度成長 13.5%，也比 2017 年同期高出近 1/3。這樣的交易數字更讓支持脫歐的人振振有詞。另一方面，讓英國經濟分裂為兩個陣營的是另一個數據，脫歐也造成全球市場因投資客的恐慌而蒸發了 26 億美元各式投資。正是這種兩極化的經濟表現，也就具備有全球

化競爭力的經濟金融菁英幾乎不受英國脫歐影響，而經濟與社會弱勢者，收入嚴重受到脫歐打擊，造而英國國內在政治上被民粹主義割裂，似乎成了無法避免的困境。

國際經濟造成國內經濟的分歧，同時影響未來英國在國際事務上的角色。英國脫歐但仍是北約最重要成員之一，也仍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這些都保證了美國繼續需要英國，而英國也不會因為脫歐而被世界孤立。所以脫歐木已成舟後，Obama 又投書英國 *Financial Times*，宣稱美國將繼續與英國保持特殊關係，並將繼續把 EU 當作不可或缺的合作夥伴。換句話，脫歐後的英國並不影響它與美國的特殊關係，因為美國需要英國繼續在北約發揮重要角色，以此維繫對歐洲政治軍事安全影響力。Trump 更毫無保留的支持英國脫歐。尤其是當首相換成「英國川普」Boris Johnson 時，白宮國安顧問波頓風塵僕僕感到倫敦，表達支持硬脫歐訊息，並承諾將與英國簽署 FTA。Trump 的「聯英制歐」策略，再一次的將英國從國內到歐洲，乃至於國際，一分為二：自由或保守、親歐或反歐、開放或保護。正因如此，英國在脫歐前與中、法合組的核電團隊承包 180 億英鎊欣克利角核電廠興建計畫，脫歐後就因國內反中力量質疑過多中資，可能讓倫敦不敢在人權問題上保持道德高度，計畫延宕幾年才又經核准，也再次傷害英國的競爭力。國家戰略分歧之下，對內對外都會產生內耗的損失，面對價值觀與戰略完全不同的俄羅斯總統 Vladimir Putin 與伊斯蘭恐怖主義的威脅，英國還是必須與地緣接近的歐盟密切合作。

在脫歐陣營的理性思維中，不論無協議還是有協議脫歐，英國就是應儘早脫離歐盟。早在歐債危機後，由於各國加強金融貨幣的

合作，德國又因經濟狀況最佳而位居主導位子，英國不是歐元集團 19 個會員國一份子，自然被排除在外，無法參與決策。脫歐派人士認為英國被歐債危機牽連，卻又無法參與核心決策。此種對國際秩序根深蒂固分歧的認知，傳遞到國內時，歐債危機自然成為英國疑歐派人士的絕佳負面宣傳案例，證明當初沒有加入歐元以及疑歐的先見之明。他們認為解除 EU 各式各樣條約與規則的英國只會更有全球競爭力，有這種看法的，不只是那些經濟知識的落後者。從知名英國歷史學家到哈佛大學歷史教授都認為，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既不自由，也不國際，更遑論秩序。這套體系過度全球化，反而傷害了英國乃至於西方世界人民。此種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層面上的分歧，乃至於國內政治競爭的分歧，各擁一套自圓其說的論述，終於撕裂這個國家。因此，本文繼續以認知層面，由物質分歧到身分認同分歧，說明民粹主義的催化效果。

#### 肆、認知面向的分歧：從物質到身分認同

前面說明英國加入 EEC 就是為了國內經濟，而非英國對於歐洲的認同，所以英國經濟表現成了參與 EC 的一部份前提。當年保守黨首相 Macmillan 與 Heath 都是為了物質條件才決定加入 EC，而加入後的英國表現一開始是承接保守黨施政不善的國內環境，工黨一上任翌年就舉辦了第一次脫歐公投，啟動第一次身分認同對決。自此之後，疑歐派就認為 EU 官僚體系與各式各樣規章（regulations）壓抑了英國經濟，且由於農業不發達，貢獻給 EU 的額度也太高。同時也批評歐盟缺乏民主合法性，責任歸屬也不清楚，許多決策都由那些非民選歐盟官員在不透明化的情況下做成。這些都是急需改革的

地方。然而，英國政府也清楚，EU 不是一個國家，會員國的合作有賴於明確的條約與規章，未獲取彼此合作最大公約數，犧牲部分國家的特殊性是難以避免；而主權的讓渡更是合作成功的關鍵，英國向來反對讓渡更多主權，這自然違背了歐盟整合的基本原則。當歐盟需要更多的權限（*competence*）以解決危機，英國的抗拒以保有自主性，或是像後來 Blair 所主張的融入以主導歐盟，就成了兩條路現之爭，種下物質分歧之種子。

主導第一次公投但失利的工黨，也無法有效且迅速的改善英國經濟，1979 年又改由保守黨的 Thatcher 贏得大選，開始以新自由主義政策加強英國競爭力。此一著名的 Thatcherism 最重大的影響，就是將國營事業民營化，在當時乃至 1990 年代都非常成功的振興了英國的經濟，卻種下貧富差距的惡果。<sup>6</sup>英國貧富差距的嚴重性，根據國家統計辦公室數字顯示，2012–14 年英國最富有的前 50% 家庭佔了 96% 全國財富，此數字的確令人感到怵目驚心。但是這樣的現象並不是一直如此。英國政府一直努力控制貧富不均，在 1979 年，最富裕 10% 英國財富的比例從 1938 年的 34.6% 掉到了 21%，但此後又因為 Thatcherism 國營事業私有化，迅速使貧富差距問題惡化，到 1990 年又達到了一個新的巔峰。值得注意的是，從歷年英國基尼係數的變化，也可以觀察到貧富差距的擴大到了 2009 年頂峰之後，並沒有繼續擴大。貧富差距問題在總體國家經濟不斷上升時，還能以公共政策救濟弱勢困境，可是一旦國家財政陷入困境，哪怕只是歐債危機這樣的間接影響，就會引起弱勢族群的憤怒。很明顯，經濟的差距引來了國家內部物質的分歧，眼看著具有競爭力的菁英穿梭於英

---

<sup>6</sup> Raymond Williams, *Resources of Hope: Culture, Democracy, Socialism* (London: Verso, 1989).

歐之間，而經濟落後者只能眼睜睜的看著看著中東歐的移民以更低的薪水搶走自己的工作，自然形成了身分認同的分歧，很難認同歐盟與移民。

繼任政治明星 Tony Blair 職位的 Gordon Brown，儘管是財政大臣出身，以經濟金融政策聞名，仍無法有效解決歐債危機打擊，不到 3 年任期就被以主打疑歐的保守黨新星 David Cameron 擊敗。睽違唐寧街 10 號 13 年的保守黨開始展開一系列與歐盟保持距離的政策。然而，融入 EU 與國內疑歐團體的雙重對抗壓力，保守黨只能走在鋼索上，一方面呼籲穩定成功的歐元區有助於英國，但 Cameron 政府不願付出解決危機所需代價。舉例而言，EU 的主權援救基金（EU sovereign rescue funds）可以保護英國金融部門，但英國卻以此乃新的財政協約，對會員國中央財政預算有更大的監督權，同時必須將平衡預算入憲，而拒絕加入。同時為了解決歐債危機所提出的增加 EU 預算，保守黨政府也就理所當然成為反對陣營的先鋒。倫敦否決對發展更強大的歐盟共同安全與防禦政策（A stronger EU Common Security and Defense Policy, CSDP）即為一例，被 EU 稱之為「房間裡的大象」（elephant in the room），意指英國對共同安全政策具有關鍵性的地位，卻不斷阻撓政策前進，各國卻又莫可奈何，只能選擇假裝沒看見。不僅如此，英國更在 2011 年時拒絕建立單一指揮歐盟軍事任務總部的提案，也惹惱了其他會員國，英國與 EU 在各方面的分歧，反饋到國內，就是深化親歐脫歐派之間的分歧，而各自以非理性方式攻擊彼此，身分認同的分歧，更難以挽回。

即便是親歐陣營的支持者，一直熱切的希望保有在歐盟單一市場運作的位子以保護英國利益，也不願接受四大自由流動（free

movement)，特別是特定領域，像人員自由流動、勞工移民的非歧視等，是絕對無法妥協，意味保守黨政府想透過「英國例外」以遏制 EU 公民來英國領在職津貼。對保守黨政府而言，同意在歐元區內對財政和銀行問題更加緊密整合乃解決危機的重要辦法，但是對於決策圈僅在 19 個歐元區國家所組成的小圈子，邊緣化其他非歐元區國家的參與權並不合理，因為政策影響全部會員國。這就點出了歐盟整合雙軌制的困境，但是利用修改條約即可解決的問題，而不必須以退出歐盟來解套。這再一次的說明，英國脫歐是國家分歧的結果，而不是歐盟政策合理與否的問題。

公投之前，倫敦利用國內疑歐勢力要求布魯塞爾授予特權；公投之後，英國當然更不會採用歐元，也更不會對於歐元問題有發言權或影響力，但是仍然會因此而受到影響，正如瑞典與瑞士皆是如此<sup>7</sup>。不過，這些相對艱深難懂的財政公共政策並不為民粹人士所青睞。他們僅用簡單的語言，告訴支持者，只要從歐盟拿回英國的控制權，減緩全球化的速度，那麼英國就可以重新再度成為世界的領導者之一。對親歐派陣營來說，以無協議或硬脫歐方式離開 EU 乃點燃英國經濟崩潰的火柴，抨擊脫歐陣營的人既無知又魯莽，也使用民粹的方式，攻擊與醜化脫歐陣營，使得從物質到身分認同都分歧的現象，繼續往惡性循環的方向前去。

## 伍、結論

為什麼民粹主義會大行其道而且將社會大眾對於國家重要政策看法一分为二？全球化對已開發國家的影響是無可迴避的。全球化

---

<sup>7</sup> Richard A E North, Robert Oulds (19 May 2015) The definitive EU exit plan for Britain, Flexcit.

一方面使新興國家大量人口脫貧，也讓西方製造業大量的流向新興國家，使原本已開發國家中產階級與勞工階級收入銳減，中國與印度收入成長則出現高峰期。這些未能受惠於全球化的群眾，易於將現實生活中的不滿，反應在對政府、移民/外來者，甚至是他國的不滿，而民粹主義所抓住的就是這股不滿情緒。容易被民粹煽動的群眾，不只在於經濟弱勢階層，還有那些感夠受到自己的文化、傳統社會價值觀與身份認同受到外來者挑戰的人，也容易受到民粹語言的誘惑，民粹政客利用廉價俱煽動性的語言，宣稱排外後可以贏回原本的國家文化尊嚴。正因如此，英國脫歐陣營可以吸納工黨的勞工，也可以吸納保守黨的年紀較長的英格蘭。而這些民粹政客，最善於用來吸引支持者的，就是以假亂真的假新聞，不實的數據，錯誤的推論，聳動吸睛的政治語言，對內造成社會動盪，對外造成對外關係產生嚴重的變化。

英國兩屆保守黨政府，不論是 May 或 Johnson，都以國內民意脫歐情緒高漲企圖贏得更好的脫歐談判，不過以歷次脫歐協議在英國國會投票的結果來看，問題其實是出在保守黨籍國會議員無法就脫歐協議達成共識，反倒是工黨的投票傾向較為一致。探究其因，民粹主義深化了從空間到認知的分歧，已經造成雙方陣營無法理解或是雙方的分歧點。更容易受到看似真實，但實際上沒有根據，會產生錯誤觀點的新聞，目的不是為了證明他們是正確的，但在加強潛在支持者對另一方的偏見。

本文發現，物質分歧會導致身分認同的分歧，也就是貧富差距的問題，開始助長了民粹主義，攻擊「菁英」「外來者」，是源自於對現狀的憤怒，建制派政黨又無法有效的解決。於是乎，英國獨立

黨所大肆宣稱的問題是出在歐盟身上，拿走太多預算，回饋太少給英國，又帶來太多中東歐移民，開始得到兩黨選民的支持。從工黨身上，民粹主義獲得的是經濟落後者的選票，從保守黨身上則得到那些對移民不滿的傳統英國人。而被脫歐陣營指責的一方，也更堅決的相信英國不能脫離歐盟。終於不可避免的，國會無法反應混沌不明的民意，議員舉棋不定，首相更為民粹的堅持脫歐，最終造成國家未來的混亂與前景不明。